

## 年终岁首,我在流水中捕沙

李娜



一年将要收尾,我开始思考这一年到底算不算虚度?整理旧物时,我翻开一本边缘毛糙的教材,上面是黄绿红的涂画,书页中间夹着草稿纸,上面是半途而废的提纲、某场面试前紧张的自问自答、几个潦草的职业名称,还有一两个被重重圈起又狠狠划掉的梦想。凌乱的教材旁还放着一本编辑部寄来的样刊。它们沉默地摊开,零散地呈现,时间在这里也被肢解成了碎片,而我,像一个慌乱的拾荒者,想把它们全捡起来,拼凑出一个“充实”的形状。

年初时,眼前有多种闪烁的可能。继续深造的窄门,考公求稳的岸,还有那片名为社会的、充满喧嚣与未知的旷野。我站在岔路口,觉得每一条路都该去踩下脚印。可心里那点“三分钟热度”与“怯懦的劣根性”,像一对拆不散的伶人,一唱一和。还未等学术道路上的号角吹响,自己先偃旗息鼓,将目光急急投向了另外的战场。少年的天真与好

奇是甜蜜的毒药,它让我以为,奔赴就业便是奔赴一种确凿的成长。于是,带着一层自己镀上的、流光溢彩的“职业滤镜”,我启程了。

滤镜之下,万物朦胧而美好。我幻想自己是运筹帷幄的运营者,是指点江山的设计师,是驾驭数据的训练师。简历像雪片,投向所有听起来响亮的名目;我则像一只闯入万花筒的无头苍蝇,被镜片中折射的、重叠的、虚幻的光影搅得晕头转向。我做过视频剪辑,体验的是流水线上机械的重复与审美的疲劳;我做过部门运营,却在一套套僵化的打法和言不及义的周报里,迷失了忙碌的意义。每一次尝试,都像用力去握一团雾,摊开手,只剩潮意。焦虑便从这潮湿里滋生、蔓延,缠绕住心脏。目标是模糊的,我向着它奔跑,却因模糊而力不从心。

挫败感最浓时,连空气都是滞重的。面试邀约如秋风后的蝉鸣,日渐稀少;精心准备的试讲,石沉大海;公众号后台那个停滞不前的粉丝数字,成了过不去的坎。我好像在玩一个巨大的、名为“求职”的抛接球游戏,手忙脚乱,却接不住任何一个实实在在的球。年末的风已带了刃,公考的结果尚在迷雾之中,求

职的航道前方依旧没有灯塔。我站在岁末的路口回望,只见来路上烟尘弥漫,却看不清任何一座攻克的山头。我追上了什么吗?那个连自己都无法描摹的目标,依旧在远方嘲笑者我。我握住了什么吗?时间如最细腻的流沙,愈是用力攥紧,愈是从指缝流泻得更快、更彻底。

可是,当我的目光再次落回凌乱的教材和旁边的样刊,心跳忽然平稳了一些,胸口也松了些许。那些涂画,不就是我与无数个可能的自己仓促的交锋吗?那道被划掉的文字,不正记录着某刻殚精竭虑的专注?就连公众号里那些无人问津的段落,也曾寄存过我最热切的表达欲。

这一年,我从未真正追上过任何一个具象的目标,也当然无力挽留滔滔逝水。但我并非空手而立。时间那宏大而无情的洪流,从我指缝间穿过。我未曾抓住河水,却意外地,让那些被水流裹挟而起的、粗糙的沙砾,留在了掌心。

文字与笔迹还在记录着我在时间的洪流中捕捞的沙砾。当新年的风再度扬起,我或许依然不知该去向何方,但我知道,我的手里,已有了些许时间的重量。



## 父子回家

寇俊杰

父亲在城里是建筑工,儿子在城里是大学生。学校放假早,为了能同行,父亲提前回家。

父亲背着编织袋,里面装着被子卷儿,因为要拆洗,所以尽管不方便,但必须带着。他的左手还提着一个旅行包,是彩条布做的,很大,里面是几件换洗的衣服。儿子要把它扔了,父亲觉得可惜,就说:“又不让你带!”

尽管父亲穿得很干净,但过时的款式,一看就知道是来城里打工的。儿子在后面远远地跟着,手里拖着一个新式的旅行箱,那是他今年考上大学,父亲给他买的。儿子很时尚,衣着和城里的孩子没什么两样。

父子始终保持五十米左右的距离,到了一个麦当劳快餐店前,父亲停下了脚步,儿子不得不跟上来。父亲掏出五十元说:“你先进去,点了东西先吃着,我一会儿就来。”“你去哪儿?”儿子问。“我去买盒烟。”走了几步,父亲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,回头说:“你先吃着,千万别等我!”

二十分钟后,父亲回来了。儿子说:“爸,你也吃点儿。”父亲说:“我吃不惯这味儿。你快吃吧,我在外面吃过了。”儿子问:“吃得啥?”“烩面。五块钱一大碗——实惠!”

到了火车站,父亲给了儿子钱,让他去买票。到家要一天一夜。父亲说:“买张卧铺票!”不一会儿,儿子买票回来了。他的运气不错,因为是始发站,他两张票都买到了,而且只隔一节车厢。

到了晚上,父亲过来给儿子说:“你去睡卧铺吧。”儿子说:“没事,我在这里也能睡着。”“一晚上呢,坐着睡可不是办法。”儿子想了想说:“要不你先去睡,一会儿咱们换换。反正我前半夜也睡不着。”父亲只好去卧铺了。

十一点的时候,周围的人渐渐进入了梦乡,儿子还没有睡意。他看到父亲来了,赶紧闭上了眼睛。父亲叫他,他不吭声;父亲推推他,他假装睡着了。父亲只好叹息着走了。看着父亲的背影,儿子狡猾地笑了。又过了一会儿,儿子真的困了,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,儿子睁开眼,伸了一下懒腰,竟然发现自己睡在了卧铺上——一定是父亲把他抱过来的!他赶紧起来,来到硬座车厢,看到父亲坐在那里,轻轻地打着鼾,嘴角还露着笑意,正在甜甜地睡着……

## 年集里的乡愁

刘明礼

腊月里,家乡的日子被北风冻得结结实实。天虽常青灰着脸,庄户人的心却活泛了——年,很快就要到了。那最初的年味儿,是喝过腊八粥后,从母亲掐着指头算集日的眼睛里透出来的,亮晶晶,带着暖意。

离我们村五里地,便是张岗大集。赶年集,是我心里比过年还热闹的前奏。头天夜里,听着窗外风的呼哨,我在炕上翻来覆去,心早飞到了年集的喧嚣里。

这一夜好长,终于盼到了天亮。一碗滚烫的棒子面粥下肚,父亲给那辆“大铁驴”打足气,挂上竹筐。我坐前梁,母亲侧坐后座,一家三口便沒入了清冽的寒风中。

出了村,路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骑车的、赶驴车的、步行的,手里都空着,脸上却满着。热扑扑的招呼声不时撞在冷空气里:“他叔,你家的年猪肥不?”“肥着呢!给你留个后座!”路旁田野坦荡地沉默着,而这路上涌动的则是攒了一冬的生气。

离集还有半里地,声浪就涌了过来。吆喝声、讨价声、惊喜的呼喊、孩子的笑闹,还有牲畜时不时的掺和。到了集口,那景象一下子扑满了眼。先撞进鼻子里的,是一股复杂而生动的气味。刚出炉的烧饼香霸占着头阵,接着是活禽的羽毛味、羊肉的腥膻、葱姜的辛烈、干菜的醇厚,还有花布上阳光的味道。它们拧成一股绳,不由分说地将你拽了进去。

母亲紧攥着我的手,像小船在人潮里灵巧地穿行。她眼睛亮亮的,什么都看,却不轻易停下。陶碗瓷碟摞成小山,在日头下泛着润光;簸箕笸箩散发着植物的清香。她在卖灶糖的摊前停下脚步,看老匠人用铁片轻轻一敲,晶莹的糖瓜便脆生生裂开。买上几块,包好了塞进我怀里。那份甜香,立刻就透进我心里。

肉市很是热闹。卖肉汉子系着油亮的围裙,砍刀在磨刀棒上“唰唰”两下,“咚”地落下,骨头应声而断。旁边的鱼摊上,带鱼和鲅鱼硬挺挺的,鳞片上凝着冰凌,像闪亮的刀。母亲在这盘桓最久,用手指按按肉的膘头,拎起鱼瞧瞧眼睛。高亢的讨价还价声起伏,几个回合后总能成交,临走还要饶上根骨头,买卖双方脸上都挂着笑。

而对我来说,真正的凡思却在另一处,那片卖鞭炮的土场。这里是声音与火药的王国。摊主们不时点起一枚二踢脚或一挂小鞭,震得地皮直颤,惊起远处麻雀乱飞。空气里弥漫着辛辣的火药香,那便是年最炽烈的味道了。红红绿绿的鞭炮铺满货架:整齐的红鞭像害羞的士卒,粗壮的二踢脚威风凛凛,窜天猴拖着长尾仿佛要刺破青天。孩子们围着摔炮和嘀嘀筋儿,半大小子则眼巴巴盯着大雷子,我既渴望又惧怕。卖鞭的汉子脸吹得通红,嗓门亮过一切嘈杂:“东刘庄刘旦炮儿,不响不要票儿……”父亲不许我往里挤,自己默默地挤过去。他端详片刻,付过钱,拿起两挂

“满地红”。那一刻,我觉得他格外高大。

日头爬到头顶时,我们的竹筐已经几乎装满了。一大块肉,两条大鲤鱼,成捆的粉条,一包糖块,春联,年画……而我的心,全在那两挂小鞭上,那隐隐的硝石味,让归途的风都不那么刺骨了。挤出人潮,重新踏上黄土路时,世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耳里的轰鸣渐渐退去,变成舒适的倦意。风还是冷,可筐里装着年货,心里却暖烘烘的。来时寂寞的路,此刻满载着归人和谈笑,在余晖里闪着金色的光。

许多年过去了。我不再需要坐在自行车前梁上去赶集。城里的超市明亮整洁,指尖轻点,年货就能送到门前。城里也早已禁了鞭炮,年三十夜只剩下窗外的静谧。可每到年关,我总会想起那条黄土路,想起那扑鼻的生机,想起母亲发亮的眼睛和父亲高大的背影,想起空气里辛辣的硝烟味,和那炸响在童年心坎上的、关于未来的宣告。它沉在记忆深处,像一粒被时光包浆的种子。每逢年节,便悄然发出一丝芽。那芽的名字,叫做乡愁!

